

《伤寒论》火逆证治探要

430061 湖北中医学院 任桂华

主题词 《伤寒论》——注释

火逆者，因火而逆也。凡误用火攻如熏、熨、灸、烧针等法所导致变证者，均可视为火逆证。现今临床典型的误火变证虽较少发生，但《伤寒论》所载误火引起的病理变化和辨证方法，乃六经辨证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，对于误治病证后的辨证施治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。

《伤寒论》论火逆者供十八条，有因太阳（太阳中风、太阳伤寒、太阳温病）误火者；有因阳明、少阳误火者；尚有因少阴而误火者等等。虽误火途径不同，然因火致逆则一。火逆之证，病情较重，证候复杂，其病变重心多以心肝肾三脏为主，证候表现常见烦躁、谵语、发黄、动血动风、小便难等。兹试辨析于次，以期就正于同道。

1 火逆伤心证治

1.1 火劫发汗，损伤心阳。心藏君火，“在液为汗”。火劫迫汗，而致大汗淋漓，汗出过多，心阳而随心液外泄而虚衰。若阳浮神越，则烦躁惊狂，若复感受阴寒，则见奔豚气冲。如仲景谓：“太阳伤寒者，加温针必惊也”（119条，宋本，下同）；火攻下之，因烧针烦躁者，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主之”（118条）；“伤寒脉浮，医以火迫劫之，亡阳，必惊狂，卧起不安者，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主之”（112条）。以上三条，言火攻发汗，心液外泄，心阳浮越之证，其有轻重之不同。轻者烦躁，治以桂枝甘草汤，以桂枝、甘草温通心阳；牡蛎、龙骨潜镇安神，而止烦躁。重者惊狂，则加大其桂枝、甘草、龙骨、牡蛎之用量，并以姜枣益中焦而行营卫，利心阳之恢复，另加蜀漆以“辛能去胸中邪结也。此证火气内陷心包，故须之逐邪而安正耳”（《伤寒贯珠集》）。“烧针令其汗，针处被寒，核起而赤者，必发奔豚，气从少腹上冲心者，灸其核上各一壮，与桂枝加桂汤，更加桂二两也”（117条）。此则言太阳病，烧针发汗，心阳受损，针处复感寒邪，引起肾中阴寒之气，使之上冲也。故治以桂枝加桂汤温通心阳，平冲降逆。

1.2 火逆内迫，扰乱神明。“心者，君主之官，神明出焉”。火劫发汗，津液大亏，火热之邪内结阳明，胃燥热盛，上扰神明；或火气入脉，热伏血中，内陷心包，扰乱神明，神明失主，则见谵语之证。《伤

寒论》中国火逆而谵语者共有五条。如“太阳病二日，反躁，凡熨其背而大汗出，火热入胃，胃中水竭，躁烦，必发谵语。”（110条）“形作伤寒，其脉不弦紧而弱，弱者不烦，必发谵语。”（113条）“太阳病，已吐下发汗，温针，谵语。”（284条）“少阴病，咳而不利，谵语，被火气劫故也”（267条）等。若以谵语者计，则27条，除火逆5条，热入血室4条外，其它均与阳明燥热腑实有关，且多主之以承气汤。然火逆谵语，虽有通便利欲解之势，但尚未言及“可下之”之法，亦无承气治疗之例，可见火逆谵语，非一般阳明腑实燥结之谵语也。实乃火热入脉，热伏血中，内陷心包，扰乱神明所致。然亦有阳明燥热腑实甚或无水行舟之证者。故非单经用承气之辈所能治之。后世创造有清热解毒、增水行舟、清营凉血、开窍醒神诸法可供临床参考选用。

2 火逆迫肝证治

2.1 热灼肝胆，火毒发黄。肝主疏泄胆汁，火气入脉，内迫肝胆，胆汁横溢，泛于全身，则发为黄疸之证。如：“太阳病中风，以火劫发汗，邪风被火热，血气流溢，失其常度，两阳相熏灼，其身发黄”（111条）又如：“阳明病，被火，额上微汗出，而小便不利，必发黄”，（200条）“风湿为病……若被火者，微发黄……（6条）。火逆发黄，非湿热发黄，茵陈蒿汤不能胜也。仲景未言之治法方药。据其病因病机，可用清热凉血，解毒退黄之法以治之，方如千金犀角散等，或有一定疗效。

2.2 火热迫肝，动血生风。肝体阴而用阳，主藏血，性升发。火邪入络，血热交蒸，肝失所藏，逆于上则为吐血，伤于下则为便血。如：“太阳病，以火熏之，不得汗，其人必躁，到经不解，必清血，名为火邪”。（114条）“脉浮热盛，而反灸之，此为实，实以虚治，因火而动，必咽燥，吐血”（115条）。此二条均为火攻而动血，阳络伤则吐血，阴络伤则便血，实乃上下出血之意也，火疗不当，火邪内迫，使“血气流溢，失其常度”，可灼伤全身各部位之血络，而可见各部位的出血，非只吐衄便血也。仲景未言用何治法方药，然清热泻火，凉血止血不言而喻，可用犀角地黄汤、泻心汤之类化裁为治。

火逆动风之证，《伤寒论》只有一条。如第6条“微发黄”后，言“剧则如惊痫，时痙痙”。此乃

仲景运用芍药及其组方琐谈

100853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郝爱真 孙 随

主题词 张机 芍药 / 治疗应用

《神农本草经》论述芍药时云：“主邪气腹痛，除血痹，破坚积，寒热痼疾，止痛，利小便，益气。”仲景在《伤寒论》及《金匮要略》中应用芍药的方剂60余首，分布于97条原文之多。可见仲景运用芍药之广，并且有独到之精义，也说明芍药在仲景立方遣药中的重要地位。本文试就仲景运用芍药之规律及其组方特点，作一初步归纳，以探其要。

1 解肌和营 风邪客表，营卫失调，证见发热头痛，恶风汗出，鼻鸣干呕，脉浮缓之表虚证，医圣仲景常芍药与桂枝同用。如桂枝汤方，取桂枝辛温，温经通阳，解肌发表，芍药苦酸微寒，敛阴和营，能协桂枝，并不致发汗太过，两药相伍一散一收，阴阳互济，相须为用，共奏调和营卫，解肌发表的功效。正如柯韵伯评价桂枝汤时所云：“此为仲景群方之魁，乃滋阴和阳，调和营卫，解肌发汗之总方也”。又如葛根汤中以芍、桂相伍解肌和营，复加麻、葛开腠理以发汗，

治太阳病项背强几几，无汗恶风证；桂枝加葛根汤，治太阳中风兼项背强几几，汗出恶风者；桂枝加厚朴杏子汤，治喘家中风；栝蒌桂枝汤，治疗太阳中风之柔痉；芪芍桂酒汤、桂枝加黄芪汤，皆治黄汗或黄疸兼表证者等，均取芍药与桂并投，以调和营卫，在此群方之冠中，芍药得桂助，充分发挥了解肌和营的专长。

2 敛液固表 太阳病汗后伤正，阳虚阴亏，或少阴病，邪从寒化，阳虚病人，仲景方中往往以芍药、附子为伍，以达敛阴回阳固表之效。如芍药甘草附子汤，治“发汗，病不解，反恶寒者”，此由发汗太过，或素体阳虚，因发汗腠理不密，表阳外泄之故。周禹载云：“汗多为阳虚，而阴则素弱，补阴当用芍药，回阳当用附子，势不得不芍附兼资。”汗后伤正，不但阳气不足，而且阴液亦虚，药用芍药甘草酸甘以缓敛汗液，附子辛热以扶阳气，俾阳生阴长。又如，桂枝加附子汤，以芍药与附、桂相配，既能和营敛阴，又可固表回阳，亦阴阳兼顾之剂，治“太阳病发汗，遂漏不止，

风湿火逆之重证。因火热炽盛，内熏于肝，肝风内动所致。表现为肢体抽搐，象惊痫抽搐发作一样，治宜清热滋阴，平肝熄风 方选羚羊钩藤汤、大定风珠等。

3 火逆劫肾证治

3.1 火劫肾阴，精血枯竭。肾者先天之本，内藏真阴而主水。火热之邪，煎灼于肾，以致肾阴亏乏，精血枯竭，骨焦筋伤“火气虽微，内攻有力，焦骨伤筋，血难复也”（116条）。若肾水亏乏，无水可主，则小便难，或无小便排出。水亏于下，无水济火，则火热之势更烈，可见头汗而出，或口干咽烂，或神明失主，或胃败气逆，或动风抽搐，或吐血衄血，变幻风云，莫能制也。其治法似宜以清热泻火为主，佐以甘润咸寒之品，以救欲绝之真阴，随证加减而用药。

3.2 误汗复火，肾阳衰脱。肾藏真阴，复藏真阳。若太阳病，发汗后，汗出过多，不仅会耗伤阴精，同时会损伤阳气。阴阳两虚之候，切禁火攻。若一误再误，复加烧针，则会导致其肾阳虚脱。伤寒，脉浮，自汗出，小便数，心烦，微恶寒，脚挛急，反与桂枝汤欲攻其表，此误也……若重发汗，复加烧针者，四逆汤主之”。（29条）以方测证，当是肾阳虚脱厥逆也，主之以四逆汤以回救逆。成无己曰：“加烧汗，虚下胜火，

火气内攻，致烦恼也。伤寒之病，以阳为主，其人面色青，肤肉眈眈者，阳气大虚，故云难治”。此肤眈即真武汤筋惕肉眈之意也。其治当以温补肾阳为主。

综上所述，火逆之证，多损伤心肝肾三脏。但也会损及其它脏腑，如胃，肺，胆，大肠等。心肝肾三脏之中，又有伤阳伤阴之不同，伤阳者，火攻汗出过多，阳随汗泄，又有心阳伤与肾阳衰之别，此类仲景治法方药较全。伤阴者，多因火攻汗不出，火邪内入，或扰乱心阳，或内迫肝胆，或劫灼肾阴。心肝肾三者，内藏君相之火，火热内入，同气易感也。仲景均未明言治法方药，而谓“此为坏病”，当“观其脉证，知犯何逆，随证治之”（16条）。后世温病立清热、凉血、滋阴、生津、熄风、开窍诸法，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发挥和补充。火逆伤及心肝肾，对后世温病学注重保护心肝肾有所影响。如叶天士《温热论》中谓：“温邪上受，首先犯肺，逆传心包。”即示医生临证之时，须保护心包，以免温邪侵犯于心。并谓：“或其人肾水素亏，虽未及下焦，先自傍徨矣。”“如甘寒之中加入咸寒，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，恐其陷入易耳”。实在强调保护肝肾之阴的重要性。应加以深刻研究